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三十三之一

至和二年春正月辛未幸奉先資福禪院朝謁 宣祖

神御殿先是議者謂 上特行此禮因欲致奠 溫成

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 祖

宗山陵今若以溫成故特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為大

翰林學士歐陽脩亦論諫 上從之不復至 溫成陵

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卒始殊病浸

劇乘輿將往視之即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為陛

下憂已而卒 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恨特罷朝二日



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  
剛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送官扶至開  
封府門即死雖早貴然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  
恂急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  
皆其婿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  
為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  
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聞之  
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  
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婚會不復以年賤鬻  
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  
伏絡繹相望於道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  
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  
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  
之道遇戍卒兵伏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  
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  
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昔不閉蜀人遂安已而得邛部  
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  
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方平以去年七月甲戌除 二月壬辰汾州團  
練推官郭固為衛尉寺丞初知并州韓琦言固嘗造車  
陣法今以固所說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

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為前後二拒此馬燧  
戰車以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為營陣者也古者鹿角  
車以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號今前後俱插槍者擬此  
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前後二尺高與  
箱等用革鞅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鞅輪籠轂是也箱  
置床子弩一車上容五人弓二弩其一一人擊金鼓以為  
一車進止前轅置蒙輦一以障牽車者古所謂陷車也  
其車周回悉覆以氈以備矢石火箭也凡一車二十五  
人車上五人前挽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乘均  
以步騎多少隨之三軍所止橫列直布以為寨脚夜則  
聯制鐵索以擬陷地制其兩車之間用人五十其車相  
去不過五尺行止挾轅以為駐隊所謂伍承彌縫也唐  
李靖嘗引漢魏之法五車為陣僕射一人十車為帥率  
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以法準之則跳盪為騎兵  
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車兼車乘而出也臣琦以為  
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陣以折奔衝二則下營以為  
寨脚今令固自費車式詣闕進呈既試用之而有是命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  
罪應贖 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  
吏雖斲廢他日復得叙官可不重其罰耶癸巳詔仲約

特勒停會赦未許叙用 給事中崔嶧受詔按治陳執  
中縱嬖妾殺婢事嶧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答之死非  
嬖妾殺之類左右執中甲午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  
興廢制獄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  
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  
狼藉八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至今多日未賜省  
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苟且  
之計既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察官失職之  
罪臣不忍為也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則取誚

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  
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聰敗壞國體又 祖宗朝  
翰林學士素有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  
詢訪博識之士唯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踈  
宜罷免者一也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賞罰在手率  
意卷舒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煙瘴重難  
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  
移知江寧府既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  
學士又吳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  
則贖金免決吳充鞠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

免者二也中外委寄當擇賢才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  
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移  
鄭州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今來嶧治執中之獄依  
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  
姦陷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  
者三也夫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  
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  
抃劉希叟之徒所預坐者普元李寧程惟象之輩奈何  
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為衆所共駭  
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攸司之法天下公共執中

輕重出己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誥誤決人徒  
刑既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執中素所惡必  
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  
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犯賊杖皆黥面配廣南牢城本  
家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  
則民英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輕而斷罪返  
重搢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法宜罷免  
者五也夫正人謹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  
口結舌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  
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

吳充鞠真卿刀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等尋押發出門  
又落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者由執  
中也士夫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  
夫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  
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行虐害雖滅獲甚賤  
亦性命不輕如女奴迎兒財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從嬖  
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扃鎖  
遂致斃踣又海棠者因阿張決打逼脅遍身痕傷既而  
自縊後來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  
府施行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  
不少因而興獄尋自罷之厚顏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  
子亦悉鄙誚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夫正家刑國明  
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耻執中惟薄醜穢門相混淆  
放縱嬖人信任胥史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  
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毫賑卹措紳語及共所蔽  
慙道塗喧傳相與嗟惜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  
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奈何不識廉耻復欲居廟堂之  
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讎所未讎上損至明下快  
私忿而然爾方今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  
匱乏官師眾多虜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

弊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議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尋有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吳充鞠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修注有關吳中復候臺官有關並牽復此據趙抃南臺奏藁注字云尔當各有日月今且依御史中丞孫抃言嘉慶院詔獄本緣陳執中特上奏藁御史中丞孫抃言嘉慶院詔獄本緣陳執中特上奏章乞行制勘朝廷前後差官四員充制使獄體之重

未嘗有如此者而執中務徇私邪曲為占庇上昧聖德下欺僚采凡所證逮悉皆不遣致使獄官無由對定罔然案牘喑默而罷顯是執中要行則朝廷雖近侍之臣亦須差去按問要罷則本家雖女僕之類不得略行追取欺誣悍頑一至于此雖陛下至仁如天至聖如神以君臣之分勉而容之如國體何如朝法何如公議何如

廟社何如四方何臣恐天下聞之有輕朝廷心蠻夷聞之有輕中國心古語曰善觀國者觀其紀綱而已矣其陳執中伏乞持行責降以正本朝典法此據孫抃奏藁係第二章不得其時今附趙抃列執中八事後甲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

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救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惑蔽聽斷肆為誣罔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

范鎮言

范鎮累奏不得其時今附見趙抃劾章後

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

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竊謂為不然執中再入相未及二年變 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

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於是鎮又言臣竊聞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者今張擇行疾病在弟臣已奉使還京臣為諫官不可不辨臣去年十一月

八日韋城奏吳充鞠真卿事十二月九日衡水奏石全  
斌事二十四日到京二十五日上殿陛下諭臣路中文  
字盡收得又加勞臣臣奏使天下之人議陛下此是執  
政大臣之過又問陳執中家事臣奏臣新從外來未知  
子細陛下言臺諫官不識體好言人家私事臣奏人命  
至重臺諫官不可不言然不可用此進退大臣進退大  
臣當責  
以業所貴有所勸勵吳充石全斌等事是也自是臣復  
送伴河北至今月九日還京又聞御史中丞已下皆言  
執中乞置詔獄却不遣干連人赴制院此誠執中之罪  
也又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打因風致死而外  
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惟就使阿張下獄自承非執  
中指揮是阿張自決打死有司亦未可結案須執中  
證辨乃可是為一婢子令國相下獄於國之體亦似未  
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  
知初朝廷為禮直官逐禮官而臣再奏論列以正上下  
之分及為一婢子困辱宰相而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  
也臣不及眾議未定時辦理執中至執中去勢已決始  
入文字臣之罪二也臣雖不雷同以存國體一事不足  
以贖二事乞以臣章下御史臺榜于朝堂使士大夫知  
臣之罪頌于天下使天下人知臣之罪付于史官使後

世人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若欲論執中才否及所行政事則臣去年八月一日劄子十月九日論兵民疏及 温成葬事吳充鞠真卿石全斌等狀已具之矣 鎮又言伏見陛下進退大臣不以職事而以私事故言事官大率急人私事而緩其職事設有急其職事必觀大臣進退之勢而後言之今御史言陳執中無學術不知典故等事是也執中一為叅知政事再為宰相無學術不知典故有素矣至為決一婢死而後及之此臣謂御史觀大臣進退之勢而言事也御史既知執中素惡邵必方執中之婢未死時不言邵必以非辜被重罰而臣嘗言之今陛下已許執中罷去而臣為執中辨理是臣不顧大臣進退之勢而言事也臣又聞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執中是報執中之恩然則御史居常自待如此故亦以此待臣此不足以責御史也臣之才否與臣立朝之本末與出入執中門下與不出入執中門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者近於誣臣非獨近於誣臣亦近於自誣若臣中路奏理執中有無文字則陛下知之臣不復言也准律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愆犯決罰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昔之造律之人非不知愛人命而造此律直以

上下之分不可廢也今執中之婢正得有愆犯決罰致死無罪當勿論而御史之繩之如此又言臣報執中之恩以疑陛下以中傷臣此無他直恐臣使不言爾臣為諫官為御史所恐而遂不言非所謂為諫官也就造使律者出於執中婢死之後即御史亦須謂之報執中恩也此律為諸人設爾况國相乎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蓋明等級而尊天子也今為一婢子辱宰相陛下之堂無乃易凌乎陛下無乃太卑而近地乎非特太卑而近地其勢反在地中何者諸人決婢死得勿論而宰相反受困辱此臣所以憤悶而太息也

臣無賈誼之才而持賈誼之論為不知量也直以方今事勢正與賈誼之論同故不得隱默乞以臣章宣示中書樞密大臣降付御史臺并臣前狀依臣所奏一處施行 鎮又言臣兩奏乞與御史辨陳執中事仍乞勝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以為非而畏之也以為是而畏之則可以為非而畏之殆非陛下所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

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戾如  
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謬戾者棄法  
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已勝而專  
於逆詐也陛下何不勅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所行之  
事折衷之則是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宣帝時魏相為丞  
相其傳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為京兆尹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  
殺婢相自以過譴咎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  
奏廣漢推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  
罪腰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願有代廣漢  
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  
人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  
廣漢者以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  
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  
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決也乞以臣章并  
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  
是則乞免臣所職終身不齒以御史所奏為非亦乞依  
公施行 乙巳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為  
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  
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

為已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  
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  
請如脩奏尋為明錫沮撓不克行及琦至遣人行視曰  
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  
皆為虜人有矣訂錫議非是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奇  
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  
去即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  
頃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外雖強項  
內實姦邪朝廷故事都不諳練除改官序嘗至差錯平  
居不接士人惟陰陽卜祝之流延入卧內干預政事又

歷數其過惡十餘事上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陳

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讀

學士知徐州舜日特賜燕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

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詔乃三月丙寅

今并宰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傳宣內降其當行者

自依法律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蓋欲杜

請託僥倖之路也因陳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

十皆浮薄權豪之人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遂使省

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

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

堂除家便先次差遣之類乃是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一也  
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則求近地入近地則求在京并堂除陞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乃是近臣陳乞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靈活之賞有司雖存常格已經裁定尚復有僥倖之請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守法多以例與之如此之類乃是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悅未幾復故 乙卯流內銓引對前雍丘縣主簿陳琪改京官 上謂判銓賈黯曰琪雖無他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

擬琪乃龐籍女婿今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爾耶且與幕職官知縣琪鹽鐵副使洎之子也 知諫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有材勇智慮可責以辦治乞令久任從之 三月乙丑邇英閣講周禮視祿 上謂講官盧主示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乎 丁卯詔修起居注自今每御邇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初賈黯請左右史入閣記事 上賜坐於御榻西南至是修起居注

石揚休言恐

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令立

侍焉 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

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按前史孔子

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褒宗尊聖在晉宋曰奉聖

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並封以鄒國唐初

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

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

制定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 己卯邇英閣講周禮大

壘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質信為本 帝曰曹操不事

質信而多詐忌何以事上帝乎洙曰天地之德非至誠

之道至質之器何以動之張揆讀後漢書應劭議揆曰

當漢獻帝亂世有司猶能守法今天下奏獄或違法出

罪負冤不伸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 帝曰 祖宗

以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貸之豈欲刑罰之濫乎

翰林學士群牧使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

推高乞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試不赴詔持授集

賢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此據會要 辛巳知諫院范鎮言

臣伏見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

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

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惑君也

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者  
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為是  
即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為非乞勅執中  
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  
者不當賞而賞當罰而不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  
為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歷邊任於法不當為內侍押班  
為內侍押班未幾而又改官石全斌不當為觀察使未  
幾而又為內侍副都知其餘攀緣遷改皆不應法律賞  
罰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不應法律賞罰聽中書  
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  
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  
主思慮陛下思慮若有為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  
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  
覺悟人君也修人事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為福祥也陛  
下如欲應黑氣蔽日之變莫如遠小人近君子莫若黜  
小人之言用君子之言陛下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則  
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  
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陳執中進退  
之勢以決中外之惑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北  
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也凡此皆古聖

賢通天人之術著于經史使後世為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為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之所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所未至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禾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為此此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

**默也**

此疏實錄亦具載之

癸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

開封府蔡襄為樞密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上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

敕襄書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丙戌邇英閣王洙講周官典瑞含玉上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丁亥知審

刑院張揆言知魏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衢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上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

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

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朝廷欲候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

偏說舉事之始既已蒼皇郡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州軍官吏催駭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為盜况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春暮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人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自一大役也鑿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

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懸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

靜動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夏四

月丙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精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宰臣陳執中初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

戌復入中書視事

此據趙抃奏藁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

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置里正主推稅及預縣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更入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網運及每鄉被差踈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一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

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差人亦做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希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挾取他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三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

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為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各於逐縣有三十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者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韓絳蔡襄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負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諸州軍鄉戶衙前以產錢與物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為五則其重難差遣亦分等第准此若有第一等重難十處合用十人即排定第一等一百戶若有第二等五處即排定第二等五十戶以備十次之役其里正更不差人所置簿封在通判廳每遇差人即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巡歷至州即取簿點檢仍察其違失者施行逐更著淮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知諫院范鎮言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卹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爾而流民

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為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履畝冬蟪生說者以為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培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敕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為經制又罷土木之費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今古之言太平者止於民使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翌日鎮又言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

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 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

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及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自天聖以來 帝每以經費為慮命官裁節者數矣臣下亦

屢以為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

明議者以為恨焉

真宗時兵數以下並據食貨志附見

丙辰殿中侍御

史趙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悟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以謂陛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欲

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黷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固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誠後來臣孤危朴忠不識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觀覽則臣之言是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九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三之二

至和二年五月戊午朔汝南郡王允讓子右領軍衛大

將軍宗師為康州刺史北海郡王允弼子右監門衛將

軍宗喬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皆以父領大宗正久因乾

元節推恩特遷之後母得為例會要云今知大宗正司每歲有與子戒磨勘恩

例乃緣其制也允讓允弼初領宗正在景祐三年七月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

並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

而議者皆以為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沆初建言先

是久不雨帝問翰林侍讀學士呂公綽何以致雨公

綽曰獄久繫則旱 帝親慮獄已而大雨時公綽受命  
知河陽既數月乙丑詔留侍經筵知諫院范鎮言比奉  
使河北還伏見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及  
隴畝力田之人冒為軍營子弟誠是軍營子弟則今日  
詔下明日自當投牒豈有及今一年尚未盡至其為坊  
市無賴隴畝力田之人明矣况今田甚曠民甚稀賦役  
甚重國用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 先朝用兵  
時兵方四十餘萬今不用兵而兵已倍之臣不知大臣  
以何見而為此議也必以為備契丹也今塘水東西三  
百餘里多於 先朝也歲予金繒五十萬禮聘又十餘

萬亦多於 先朝也以多於 先朝之塘水多於 先  
朝之金繒以備契丹而與之和也宜省兵以息民而反  
多兵以困民者臣所以深惑也契丹自知顧塘水之限  
貪金繒之利而不敢動者五十年于今矣方契丹貪利  
而不敢動之時其民宜富實而反日以困國用宜饒足  
而反日以蹙此無他兵多而民稀田曠與賦役重也使  
契丹而有一日之警將何以繼之哉大臣終不知念此  
而但以多兵為有備此臣所以深惑也今契丹五十年  
不敢南入為寇者貪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為寇則  
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棄城之人其坊市無賴隴畝

力田者又將焉往况契丹貪利而不敢動而預畜養之  
以困斯民乎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  
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  
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  
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困國用先已匱孰若固  
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  
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大臣以為難者臣所以深  
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至漠北得  
所欲也今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以至是也非以  
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

况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其可以無經制乎臣伏  
見今之世有失入徒罪若流死者陛下必加罪有司其  
在選人必加停殿後雖用之不得遷改此所以見陛下  
卹民之心至矣今大臣舉天下之民而困之豈特失入  
徒流死罪之比而陛下略不加問是捨所大而急所細  
也臣愚豈得默然陛下誠罷今招兵勅大臣使其具太  
祖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  
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  
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兵數  
官數酌取中道立為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

分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留備水旱及緩急非常為之  
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  
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  
州郡大率無二年之畜邊城甚者或三數月矣不幸有  
連二年之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  
憂不在契丹也此臣所謂言責也陛下所宜留念大臣  
所宜盡心悉力之時也伏乞下臣章中書樞密大臣并  
臣前奏看詳若不以臣非才而信用其言先罷招兵然  
後量今天下賦入以為國用使上下寬裕非獨臣之幸  
也乃天下之幸也 戊寅詔曰朕祇紹駿謨厲精庶政

眷茲文武之列所謂邦家之基推古今治忽之常繫上  
下義利之分所惟近歲荐至煩言以為參顧問者間怵  
於私尸言責者或失於當蒞官無匪解之恪專覬諂恩  
薦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  
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朕惟舜德之盛股肱有廢載  
之和周道之衰朝廷多讒怨之愬咨爾周行之士適逢  
至治之期與其涉險以徼榮曷若飾恭而馴致爰伸戒  
告以厲俊明苟迷修省之方浸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  
以正邦彞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朴茂  
之人用後世取士以詞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列

弊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言  
臣等近以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事有詔置獄勘不  
盡情理虧朝廷之法各曾具狀彈奏乞正執中之罪至  
今道路騰沸未蒙施行竊聞多有大臣及近侍臣僚曲  
為黨扇上惑宸聽伏緣黨扇之人盡是交結朋附樹恩  
壞法伏望陛下特從聖斷早賜指揮正執中之罪以塞  
中外公議據孫抃奏臺此又言執中誣罔朝端輕廢詔  
獄緣嬖昵之私愛屈公平之大議內則滅家法外則隳  
國綱又其作為全是虛詭當居官之日則務揚聲言乞  
引退及待罪之時則多設事意密圖召還固上欺心忠

實何在陛下姑全大體不念遠謀尚傳天音留住宰府  
人人相目憤憤不平况執中少不讀書壯不稽古及其  
寔老遂暗而荒事之十端顛倒七八物議以為必不可  
更當大任臣等屢曾論列總是人言所隔致茲聖意未  
回紀綱一差紛不可整且朝廷之法即 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迺一天下平元元之大本臣等可戮此法不  
可屈其陳執中伏乞特行責降以正 本朝典章不報  
於是抃與知雜事鄆申錫侍御史母湜范師道殿中侍  
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閣門以違近制不許 壬午詔抃  
等輪日入對 知諫院范鎮言御史臺全臺請對陛下

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行亦當明諭不可之故使自知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御史中丞孫抃侍御史知雜事郭申錫入對言臣等昨以宰臣陳執中杖殺女使事外議皆謂嬖女阿張打殺致開封府檢驗推窮其執中既自奏乞差官勘劾朝廷遂起詔獄洎至勾追干證奴隸之人却又拒抗不遣尋又入劄子乞不枝蔓其制院從而希旨鹵莽結絕樞密院亦是無所建明所以制獄之興由執中而興制獄之廢亦由執中而廢家聲醜穢物議喧騰不卹中外之言復壞朝廷之法欺公罔上愧心厚顏豈宜更居台

司使輔國政其措置無狀職事不修臣等前後累曾彈奏伏乞陛下特賜宸斷正執中虐殺幼弱違拒制獄欺

公罔上之罪使朝廷之法不壞則

宗廟社稷之幸據

抃奏藁此係中丞知雜上殿第六章

抃又言前日詔獄言事官屢有彈奏

未聞陛下特降指揮臣僚中亦有解救者伏慮陛下因而疑惑臣愚切以彈奏之言為朝廷為法為紀綱解救之語為宰相為身為利祿二途事意黑白可驗昔唐憲宗時五坊使楊朝汶擅拘平人以蠲財物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論列裴度崔群因廷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

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治止憂山東  
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憲宗悟遂置於法况今相臣輕  
侮朝柄詔獄廢置議皆自我顧其所為**何止**暴橫陛下  
縱全君臣之分免其責罰亦當罷去以懲不法之罪奈  
何優游遷延固執不下臣恐而今而後宰相得欺朝廷  
大臣得罔君上居近列者得報私恩而毀公議為獄官  
者得捨實狀而結虛案紛々讒寃望風而起陛下何以  
止之方今儉言得行正道差塞事若寔弛人將不安願  
陛下聖治之間一講祖宗遺範公賞公罰再清朝路  
俾盈成大業永永無窮臣不勝懇悃之劇

據孫抃奏藁係第八章不

得其時今附此

乙酉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觀近降詔書

有尸言責者或失於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  
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姦邪孰為賢正孰為  
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欲別白真偽而進退之莫  
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  
言故德音丁寧遽然下詔今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  
是職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  
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  
百執事其忠義其姦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  
悉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

之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 聖宋基業僅  
百年 祖宗繼承使紀綱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扶樹  
禮法而不使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  
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遠越典故先意希  
旨動是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  
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  
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  
無廉耻不卹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  
破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  
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曾疏奏執中可罷免  
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  
之失當者固已勅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  
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中之人抹解熒惑之  
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  
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 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  
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亦以示詔書  
之出不徒然也 六月戊子朔抃入對又言臣竊以宰  
相之任賞罰一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人當世庸常  
之人既懼禍又邀福誰不附會而迎承之宰相有罪惡  
彰露跡狀狼藉諫官不論列御史不抨彈天子不得聞

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子之勢危矣昨以宰臣陳執中狠悞昏暗詆誣欺罔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為罪雖伏斧鑕肆市朝不足以償其默默也伏望陛下納忠盡謹直之言闢姦佞熒惑之說特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福蒙生民矣 己丑翰林學士歐陽脩為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賈黯知荆南皆從所乞也先

是脩奏疏言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有可疑盡疑

其臣則必自用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

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之言而信邪佞天下無  
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  
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  
而自用與臣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  
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  
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  
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々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  
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  
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  
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人也以湯之聰明

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人主  
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  
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  
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  
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  
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  
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  
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  
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  
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

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流民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故欲拒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顧不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悞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也此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

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悞  
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  
言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言事者太切而  
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  
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  
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  
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  
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  
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  
德則天下幸甚已而脩及黯皆得補外殿中侍御史趙

抃言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  
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  
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切見近日以來所  
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  
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  
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皆此  
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  
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  
然正色立廟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效  
效溱襄奎絳而去爾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

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廷多賢臣之士而致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異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 知制誥劉敞亦言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伍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脩黯遂復留

脩黯復留在七月二日戊午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為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之上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以諭鎮之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也審如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庭辨

之卒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 忠武節度使知永興  
軍文彥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  
院使判并州富弼為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工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劉沆加兵部侍郎監  
修國史初除弼監修國史沆止遷兵部侍郎乃處弼下  
論者以為咸平四年故事呂蒙正領昭文館大學士李  
沆監修國史向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除非故事由  
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尋貼麻改沆監修國史而弼為集  
賢殿大學士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 帝遣小黃門  
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

脩奏事殿上

帝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

夢卜今朕用二

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

稱賀

癸卯龍

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左司郎中張昇為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嘗諭執政以昇清直可

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入相歐陽脩復為翰林

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也

甲辰觀文殿大學士戶部

侍郎知鄆州龐籍為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并

州籍過京師入對

上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

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

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

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  
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况前者被  
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以樞密副使未執大政  
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  
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  
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  
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  
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  
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儂氏弟智光子繼宗

繼隆伏誅初欲留繼隆等以招降智高日給食飲或傳  
智高已死遂并戮之 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為戶部  
侍郎西上閣門副使知邕州蕭注為引進副使留再任  
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久與中國絕林箬險  
深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為大理所  
殺函其首至京師 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  
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卒不出其存  
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  
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當考 秋七月  
丁巳朔詔如聞河東戶役唯課桑以定物力之差故農  
人不敢植桑而蠶益薄其令轉運使勸植之仍自今無  
得以桑數定戶等 戊午新知蔡州翰林侍讀學士歐

陽脩復為翰林學士新知制誥賈黯復判流內銓 癸亥翰林學士歐陽脩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 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朝相蓋有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卒辭之知諫院范鎮言伏覲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彥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夫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為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郊迎而令兩制百官復得就第間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以達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 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姦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

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  
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  
罪而事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  
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是故聖之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  
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陷  
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 帝益重之數欲

大用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

命出師育正傳云為諫官劉元瑜誣奏案元瑜此時實

軾嘗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

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鞏父素為鞏

言此案育自陝州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比時陳

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醉拊御床仁

宗愕然因不復相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

瑜誣奏也然育為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

非西京留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河中二年八

月自河中徙河南鞏所

云差誤姑附見待考 已已罷三司市御箭翎初三

司言御箭翎皆以兩末黑中白羽為之今監錮市人求

之不可得 上曰箭之傳黑白羽但其文采爾然不若

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 翰林學士歐陽脩嘗奏疏言

臣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准勅差臣

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

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

綱紀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 祖宗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固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已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因只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功料蓋緣廣張得功料即多圖酬獎恩澤竊以崇奉 祖宗禮貴清靜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正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

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已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 祖宗之威靈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准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功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切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

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為無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為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為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且厭天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廣賜裁擇



